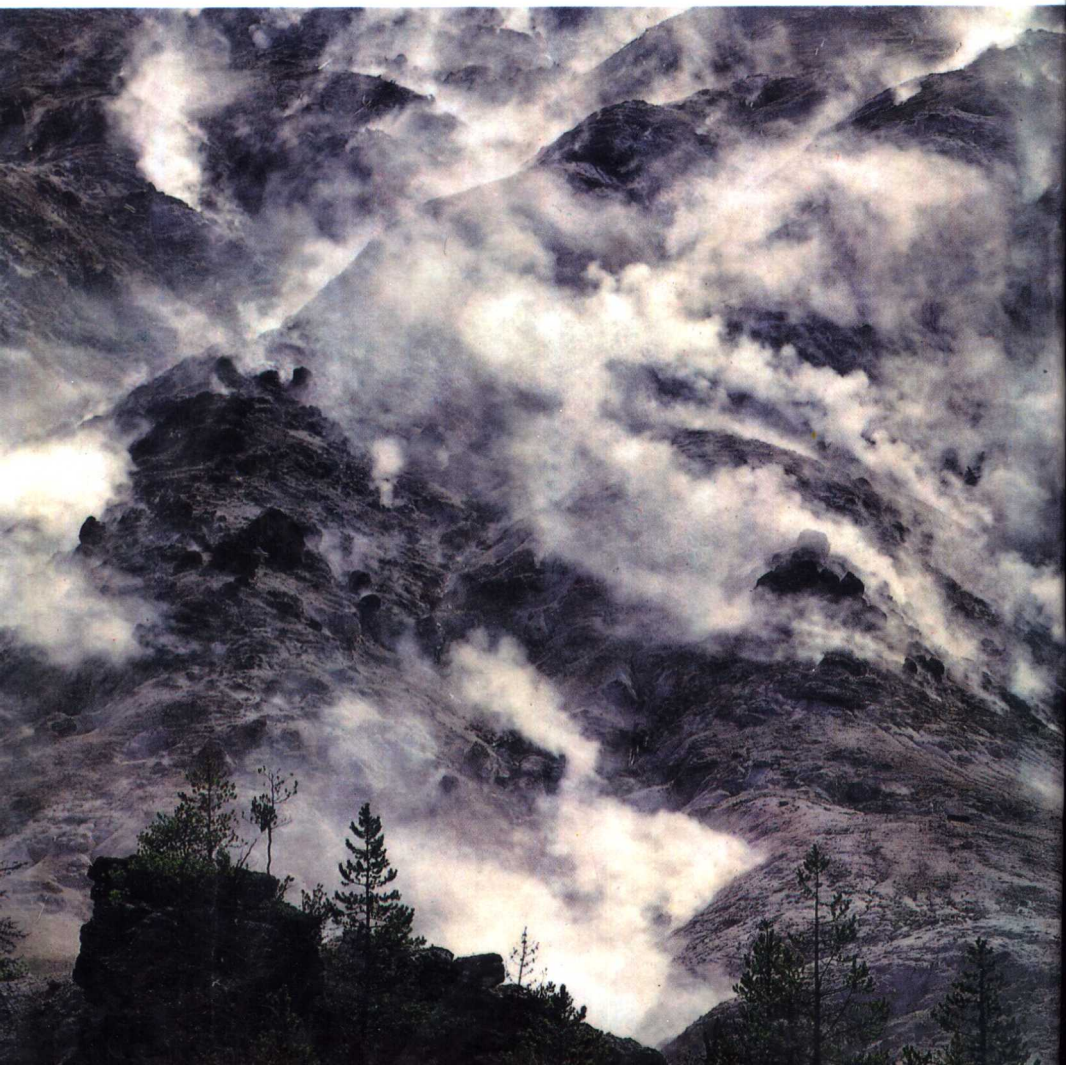


卞毓方 著

长歌当啸

文化大散文系列



卞毓方 著

长歌当啸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歌当啸/卞毓方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0.9

(文化大散文系列)

ISBN 7-80627-573-8

I. 长… II. 卞…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519 号

长歌当啸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望新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80 千

印张: 8.25 插页: 5

印数: 6,001 - 12,000

版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 - 80627 - 573 - 8/I · 179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季羨林

我对毓方散文的欣赏与理解，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1996年我给他的散文集《岁月游虹》写序时，说句老实话，我并没有读过很多他的文章，仅仅根据一点肤浅的印象，我就放言高论。现在自己读起来，都有点觉得脸上发烧。我感到有点，有点“那个”。“那个”者，“有说不出来的滋味”之谓也。我现在有了说不出来的滋味。为什么呢？说是“惭愧”，有点过了头。不过头的词儿又一时想不出，于是就随顺流俗“那个”之了。

这话不明不白，要说明白，必须从大处远处说起。

根据我个人的归纳，对于散文的创作，大体上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散文重点在一个“散”字上，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怎样起头，就怎样起头；愿意怎样煞尾，就怎样煞尾，无拘无束，松松散散，信笔所之，潇洒自如，天马行空，所向无前。要引经据典，中外都有。外国最著名的例子，我想举法国的蒙田，蒙田的《随笔》享誉世界，垂数百年，至今不衰。他的随笔就属于松散一类，整篇不讲求结构，叙述也看不出什么层次，一点匠心也看不出来；在词藻修辞方面也看不出什么独特的风采。因此，我常常想，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文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个思想家或哲学家，他的思想确有非常深刻之处，为他人所不可及者。在中国也能找出一些类似的例子。中国一些大散文家有时也写一些轻

松的文章，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比如苏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之类。其他大家也间有这样的作品。

这一类的散文作品，这一类的散文作家，我无以名之，暂时名之为松散派。

与松散派相对立的一派主张，写散文同写别篇文章体裁一样，也要经过充分构思，精心安排，对全篇结构布局，要仔细考虑，要有逻辑性，有层次；对遣词造句，也要认真推敲，不能苟且下笔。我自己是属于这一派的。我的意见俱见拙作《漫谈散文》中（《人民文学》，1998年第8期），这里不再重复。杜甫在《丹青引》中有两句诗：“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这里指的是绘画，后来把意思扩大了，泛指所有匠心独运、认真考虑的情况。我在这里借用来指散文的创作，我杜撰了一个名词：“经营派”。

汉语是中国语言的一种，在世界众语言中独具特色，特色颇多，我不能一一列举。我现在只举一种，这就是：汉文讲究炼字炼句。这特点最突出地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特别是诗词创作中，这一点我在《漫谈散文》中已有所涉及，现在再补充一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一般说来，“闹”字、“弄”字都属于炼字的范畴，然而王国维却把它们提高到境界的高度。大家都知道，境界论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支柱和基础，前无古人，而他竟把炼字与境界论结合起来，可见炼字在他心目中重要到什么程度了。

炼字炼句是中国写诗歌写散文时“惨淡经营”的一种方式，但是“惨淡经营”的范围还大得很，不限于这一种方式。在西方，

写诗歌也决不是不讲究炼字炼句,但是由于语言的不同,不像汉文这样全力以赴。汉语的词类有时候不那么固定,这也是对炼字的一种方便之门。

能做到“惨淡经营”,散文是否就一定能写得好呢?并不见得。一般说起来,只能有两种结果:一成功,一失败。在成功的方面,情况也极为复杂。先举一个诗人的例子。杜甫有一句很有名的诗:“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见他作诗惨淡经营之艰苦,结果他成了中国的“诗圣”,大名垂宇宙了。谈到散文(广义的)创作,从六朝的骈体文开始,作者没有不是惨淡经营的。到了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柳宗元与韩愈并称,写文章也没有不是惨淡经营的。宋代的欧阳修、“三苏”,再加上王安石、曾巩,上面说到的八个人是有名的唐宋八大家,风格各异,皆有独到之处,共同的地方是都惨淡经营。到了明代归有光属于正统派,公安派和竟陵派,以及张岱等属于革新派。清代的桐城派与八股文似乎有一脉相通之处。这一派的作家句斟字酌,苦心孤诣,其惨淡经营的努力更为突出。以上所谈的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

这些惨淡经营派的大家是不是写出来的文章都是美妙绝伦的呢?不是的。这些大家传诵千古的文章多少不等地就那么几篇。原因何在呢?写文章,除了天资或者天才之外,还要勤奋努力,惨淡经营就属于这个范畴。在天才和勤奋之外,还要有灵感。灵感是摸不着看不到的东西,但它确实存在,谁也否定不了。只要有点写文章的经验,就能证明这一点。灵感是无法掌握的,有时它会突然闪现,如电光石火,转瞬即逝。抓住了就能写出好文章。你若硬要它来,却无济于事。据说有的作家能够设法诱发灵感,比如闻一种什么香味之类。英国有一位浪漫诗人,每闻到烂苹果的香味,就能出现灵感。但是效果恐怕也很有限,否则就篇篇文章都成珠玑了。

上面这一大篇话讲的是惨淡经营的成功者。至于失败者却颇不大容易谈。原因也并不复杂。惨淡经营而失败了，则他们的文章必然是佶屈聱牙，甚至文理不通，既缺思想性，又无艺术性，这样的文章怎样能流传下来呢？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八股文。我自己没有写过八股文，没有感性认识。但是从许多书上能够读到，当年八股文作者那种简练揣摩、惨淡经营的艰苦情况。但是为什么文章却写不好呢？那种代圣人立言不许说自己话的桎梏把人捆得紧紧的，多大的天才也写不出好文章来的。

我在上面简略地谈了谈惨淡经营的两个方面的情况：成功与失败，对其中原因也作了一点分析，我谈到了灵感的问题。现在再对成功的一方面作一点补充，就是，写文章的人要多读书，中国旧日称之“腹笥”，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肚子里要有货。如果腹中没有货，空空如也，即使再努力惨淡经营，也无济于事，反而会露出了马脚，贻笑方家。

上面讲的大多是古代的情况，现在的情况怎样呢？根据我个人的肤浅的观察，在中国现代的散文文坛上，松散派和经营派都是有的，而以松散派为多。我这种分派的想法只能说是我个人的管见，肯定会有人反对的，也许还有人赞成。这一切我都不在意，我个人有这种看法，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一不商榷，二不争论。争论是不会有什结果的。

我不是在写中国现代散文的批评史，不必面面俱到，关于松散派我就不再说了。我现在只谈我所崇尚的经营派。今天中国散文文坛上的经营派，同历史上一样，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成功者也不是篇篇文章都能成功，失败之作还是居多数。这种情况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我们这一些舞笔弄墨者都会有这种经验的。历史上许多散文大家，虽然个个著作等身，但是流传下来历代诵读不辍者也就寥寥几篇。今天的情况也一样。

我不在这里作点将录。但是,为了把问题说明白,我且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杨朔。杨朔不是一个多产作家,但是写作态度严肃、认真。极尽惨淡经营之能事,展现精雕细琢之绝活。文章气度不够恢弘,局面较为狭小,然而遣词造句,戮力创新,宛如玲珑剔透的象牙球,令人赞叹。关于杨朔,文坛上争议颇多,有褒之者,有贬之者,两者各走极端。这是古今中外文坛上常见的现象,没有哪一个作者能够获得所有读者的赞扬的,杨朔焉能例外。依我个人的管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别是散文史上,杨朔必须占有一个地位。根据我在上面提到的散文创作成功的两个条件,杨朔的腹笥是否充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是有灵感的,有时表现为细微、精致、美妙绝伦的意象,这在别的作家中是极为罕见的。

有几位作家,我想把他们也归入经营派。从谋篇布局上看不出什么特点,但在遣词造句方面,却明显地看出了努力的痕迹。结果怎样呢?有的词句,大概是他们创新的;不幸事与愿违,我们读起来非常别扭,新不新,旧不旧,读了这样的文章,好像是吃了带沙子的米饭,吃在胃中,愁上眉梢,以后再也不敢问津。归纳其中原因,不出我上面说的两条:腹笥贫瘠,又无灵感。不读中国古代的散文佳作,又不涉猎诗、词、歌、赋。至于西方国家的散文名篇,似乎也从不阅读。因此,文章缺少书卷气,又缺少灵气。这些作家个人感觉可能非常良好,然而读者偏不买账,只有孤芳自赏了。

我在上面啰哩啰嗦写了一大篇,真好像古书上所说的:“博士卖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现在该画龙点睛了。绕了那么大的弯子,我无非是想说,卞毓方居于惨淡经营派,而且是成功者。一个人对什么事情,对什么人,都不该抱有先入之见,说坦率一点,就是偏见。毓方是十年浩劫期间北大东语系的毕业生,

专修日语。因此，我就认定，他对日语是专家，写写文章，不过是业余爱好，英文叫 amateur。我读他的散文集《岁月游虹》时，他已经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作家；但是，我仍然固守我的先入之见，珠玉在前，一叶障目，视而不见。在给他那一本书写序时，生硬地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儿：“广义的散文”。近三四年以来，毓方的散文写得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好了，我读得也越来越多了，我顿时感觉到“今是而昨非”，我痛感偏见之可怕，固执之有害。我在本文开头时写到我脸上发烧，心中有点“那个”，其原因就在这里。

说卞毓方的文章属于惨淡经营派，有什么根据吗？有的，而且还不少。我逐渐发现，他对汉字的特点，对汉文炼字炼句的必要与可能，知之甚稔。这种例子，到处可见。就拿《岁月游虹》这一个书名来说，不熟悉汉文特点的人能想得出来吗？再拿他新著《长歌当啸》中一些文章的篇名来看，许多篇名都透露出明显的惨淡经营的痕迹，比如“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煌煌上庠”、“高峰堕石”、“隔岸听箫”等等。在文章的结构布局方面，他也煞费苦心，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来，读者可以自己去看，我不再举了。在《漫谈散文》中我曾说到过：中国古代的散文非常重视起头和结尾，那些散文大家也有同样的情况。这情况只需翻一翻最流行的古文选本，比如《古文观止》之类，便能够一目了然。开头要有气势，横空出世，一下笔就能捉住读者的心，让他们非读下去不行。结尾则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让你读完了，久久不能忘怀。结尾好的文章，鲁迅有不少篇。好多年前读宗璞的《哭小弟》，结尾是：“小弟，我不哭。”我想作者是痛哭着写下这一句话的，读者读了，有哪一个不流泪的呢！这种神来之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所说的灵感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卞毓方散文中也间有这样的结尾。我只举一个例子。在《北大三老》这一篇散文

中,结尾是:“有一会儿,我又但愿化作先生窗外的一棵树。”这也是神来之笔,可遇而不可求的。读者稍加体会便能理解。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了文坛上的讥笑声:“季羨林已经迂腐到了可悲可笑的程度,他在教我们写八股!”我不加辩解,只请求这些人读几篇传世的古文,然后沉思一下,以求得其中三昧。天底下无论做什么事情,不下苦功是一事无成的。

总之,一句话,我过去是俗话所说的,从窗户棂里看人,把卞毓方看扁了。现在我才知道,毓方之所以肯下苦功夫,惨淡经营而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他腹笥充盈,对中国的诗文阅读极广,又兼浩气盈胸,见识卓犖;此外,他还有一个作家所必须具有的灵感。

这就是我对卞毓方散文的管见,希望能够算得上一得之愚。

2000年1月24日

自序

旅途。翻看《写在钱钟书边上》，翻到一处，忽然咕咚一声，心像从二层楼的窗口跳下，重重地往地面一蹶，痛得似乎停止了搏动。慌忙掉头看周围的乘客，没有，谁也没有听到或感到异常。旅途就有这好，尽管彼此挨得很近，简直是呼吸相闻，肌肤相亲，但是另一方面，心理空间又隔得很远很远，基本上是冥王星不管海王星，河外星系不管银河系，各行其事，互不干扰。这真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文明模式，或可谓之旅途文明。人生也好，社会也好，不正是放大了的旅程么！闲话打住，还是回到适才的心跳。

此事说来话长。

大概是1998年四五月份，《十月》杂志让我从1999年起设一个散文专栏，内容是管窥20世纪的思想、文化大家。杂志社冰雪聪明，说好选谁取谁概由作者，自己只管发稿。我却苦了，回首一望，历史广场，十万大山般一片高昂的头颅，光灼灼明晃晃，映得我目眩心悸。

踌躇踌躇忐忐忑忑地投入前期准备，说白了就是大量浏览，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一路下来，迤逦而至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而至老舍、巴金、曹禺。在诸位大师的书山学海中神游一道，大致有了谱。假设前面的“十万大山”比喻成立，毛泽东绝对就是昆仑，我作如是判断。

主意拿定，便从“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开篇。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登上毛泽东这座昆仑，环顾奇崛危峰、层峦叠嶂，自然一眼就相中鲁迅。凝望鲁迅那道横眉，拔茅连茹，逸兴遄飞，随手便引出他的二弟周作人。由周氏兄弟的“双子星座”，不免联想到开天门的“五四”、开风气的胡适。因胡适的《尝试集》，眸底自动闪过《女神》，闪过狂飙诗人郭沫若。也许是形象突兀，也许是材料趁手，跟着又写了“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马寅初。

有文友指责：“你写来写去，怎么脱不出与北大有关的人物圈？”

是吗？这时候，假设读者骂我浅薄虚妄，同行嘘我浪出风头，我听了也不会如此感到委屈。天地良心，我这决不是有意的。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那是事实。胡适、马寅初当过北大校长，那就更不用说。周氏兄弟，也是一个当过北大教授，一个当过北大讲师，这都是众所周知。但是，但是，他们都是世纪级的人物，哪是一所大学就能概括的呢？胪列既往，岂能因为迹近同宗同派就避开。至于郭沫若，你老兄算是看走了眼，他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也没听说沾过北大的边，呃——我为自己辩护。

“怎么没沾过北大的边？”文友反驳，“你忘了，他儿子郭世英，就是和你前后脚进的北大。”

不啻是掐朵黄花当黄瓜，“连这也算？”我吃惊地瞪大了眼。

文友笑笑：“怎么不算？”又一本正经：“儿子是直系亲属！”

咳，您哪，您哪！到这份上，您让我还怎么说？唯有苦笑，苦涩的笑。正因为我也是从未名湖畔走出，加之又写过《北大三老》，写过抒发北大百年的《煌煌上庠》，在他人眼里，大概早落下“胳膊肘往里拐”的嫌疑。有道是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尽量回避与北大有牵扯的人物。

马寅初之后，我挑了远在香港的金庸。

文友摇头：“金庸是北大名誉教授！”

那么，李敖呢？李敖初中时就去了台湾，以后一直没有回过大陆。

文友对此又有说法：“李敖的爸爸是北大国文学系毕业，直接听过陈独秀、胡适、鲁迅的课。”

“照你这么说，谁都不能写了？”我向文友抗议。

“不是我故意刁难，是你总跳不出北大情结。”

也许，也许他说得对。这就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罢，罢，我决心遴选出一批与北大八竿子也够不着的人物，哪怕是仅仅为了堵一堵文友的嘴。

就像“阶级斗争年代”查看出身，又像医生检验血型，我面对一长列备选者的名单，左思右想，反复斟酌。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冰心、萧乾、季羨林等北大派人物自是推过一旁。其间曾考虑巴金，奈何他年轻时有过报考北大的记录，虽然后来因为健康的因素，又怅怅放弃；也曾考虑沈从文，哪知只有小学资历的他，经胡适破格提拔，尔后居然做到北大教授；也曾考虑余光中，没料厦大肄业台大毕业的他，亦有过考取北大外文系的案底，只是因为战神阻挠，没有念成。为此，余光中70年代曾撰文说：“对于考取北大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保持一份高中生的自豪。”自豪，自豪。你们都因挹掬北大的清芬而自豪，剩下我，却要拼命往她的光波之外泅渡。划呀，划呀，好不容易游到一处港湾，以为离北大很远很远了，掉头一看，吓，“红楼”的飞檐依旧清晰可辨。

日前，终于选中了钱钟书。

案上摆着一份钱氏的简历：毕业于水木清华，留学于英法，曾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西南联大、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上海震

旦女子文理学院、暨南大学，以及母校清华大学，而后就一直镇守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夫人杨绛，与之先后同学，同事；唯一的女儿，是在北师大……反正，一家三口清清白白，与北大无染。

今天因事飞赴羊城，随身就带了那册《写在钱钟书边上》。途中拿出来翻阅，刚刚翻到一半，又傻了眼。问题出在西南联大：所谓西南，指的是昆明；所谓联大，原来正是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合称。糟糕，这下又被文友抓住了把柄！后面还有更令我触电的，就是刚才让我的心往地面重重一墩，痛得几乎要停止搏动的那几行，你看，书上清清楚楚地印着：1953年初，钱氏“被深识其才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调入文学所古典文学组……”妈呀，绕了半天，还是绕不过北大这道门槛！

怎么办？还要不要写钱钟书？

紧紧攥着这册赭黄封面的小书，像生怕它脱手飞去，说实话，我不想改弦易辙。我怎能为了他人的一句“北大情结”，就舍弃好不容易才确定的写作对象——包括前面提到的金庸和李敖？

于是，我尝试为自己寻找非写不可的理由。谢天谢地，也谢我自己，理由满天繁星般洒下来，仿佛要多少有多少。寻着，找着，我突然一拍脑门：天哪，我真傻！

真的，既然我已经得出：在中国，20世纪，是毛泽东的世纪，“红太阳”的引力，任谁也不能逃逸；那么，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为什么就不能得出：20世纪，同样是北大精神的世纪呢？或者换句话说，同样也不能逾越北大这个历史情结？

嗯，就是这么回事！

我能想象文友的愤怒和不屑。然而，此刻的我，已将信念铸

成北大校门口的石狮,再也不会为人言动摇。这么说,绝不是坚守北大本位,更不是虚荣和狂妄。我只是想强调,北大在这儿,已经不单纯代表一所大学。她是一方圣地,体现的是一种与时代、国家同步共运相映互耀的高华气质,一种无法抹杀也无从回避的精神磁场。外在的形式上的有无联系,实在是其次,思想的渗透、浸润,才是根与本。圣地倘若不是魅力的一种全方位辐射,那么什么又是圣地的灵魂?所以,如果有谁硬想从20世纪的长廊中摒除北大这幅风景,其困难,当不亚于鲁迅所说的拔着头发离开地球。

一念至此,心头豁然开朗。宋人黄庭坚有诗云:“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而我现时正在江南之上,在千楼万楼之上,在云层之上,在波音777之上。搁下书,凭舷窗眺望,斜斜的机翼尽头,苍茫如海的天幕上,浮着一轮淡蓝欲虚的月亮。那是生平从未见过的绝美、大美!凝眸,月宫影影绰绰,仿佛也有喜马拉雅山,也有太平洋,也有撒哈拉沙漠,也有南极洲,也有无数的飞行器,如我胯下的钢铁大鸟,正在振翮穿梭;让人心疑她压根儿就是地球的玉镜,或倒影。诗人的梦。科学家的碟片。外星人的中途岛。青青荧荧,朦朦胧胧,虚虚幻幻。此外别无闲云滞目,更无流星打扰。十二分的净,静。在很长一段云路——潜意识里,足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她一直陪着我们旅行。而从舷窗经由机翼到月官的距离,看上去,也就只有二百来米。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卞毓方近年来在深入调查采访的基础上,结合对社会、人生的体悟而创作的系列历史文化散文结集。部分篇什在全国大型文学刊物《十月》上以同名专栏形式发表后,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全书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文化人物作较为具体而全面的回顾与反思,记录着对于历史人物的崭新理解,展示着历史帷幕后的真实面貌。《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以韶峰湘水为依托,描绘了世道人心的巨大变化,写出了人们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从仰视而到平视的全过程,且点出了许多有关毛泽东的神话传说,忠实于生活而又不失浪漫色彩。《高峰堕石》运用历史心理学的方法,试图从周作人充满争议的驳杂人生中,找寻一条前后连贯的文化心理线索,理性而超拔地反映其重大的政治际遇及文学经历。《文天祥千秋祭》则扣住“正气”这一围绕文天祥最本质的属性展开,在如歌如叹的行文风度中,不断提示死与生的转换可能,引领人们进入一种苍凉悲壮的意境。《煌煌上庠》、《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凝望那道横眉》、《隔岸听箫》、《张謇是一方风水》等同样雄厚丰繁,沉郁悠远,堪称其中的代表。

既有记叙描绘,又有政论评判,是大散文又似报告文学,构成全书最为显著的特色。同时,作品始终表现出对人的生命旅程与存在价值的关怀,努力开掘蕴藏丰富复杂的人文主义遗产,相信这对于每一位有着精神诉求的当代人来说,都会显得尤其的重要。



東方出版中心

作者简介

卞毓方，江苏盐城人。1944年生。著名散文作家，教授，高级记者。现供职于人民日报文艺部。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日语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已出版《雪冠》、《岁月游虹》等多部。近年来在散文界长啸而出，独树一帜；作品在1998、1999年全国散文榜上均位居前列。

责任编辑 张爱民
封面设计 钱 铭

ISBN 7-80627-573-8



9 787806 275733 >

ISBN7-80627-573-8/1·179

定价： 17.00 元